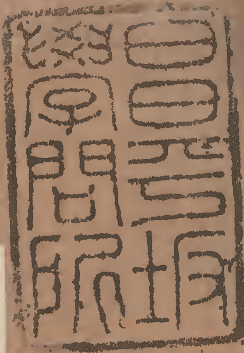


類編增廣顯濱文集

九十三至九十六



庫文閣内			
一五函	三四六	漢	
一五架	一五三	書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三函	三四六	漢	
二三架	一五三	書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63	
冊數	15 (9)		
函號	3	4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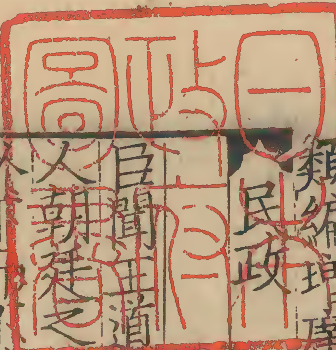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民政

民政一

進策



巨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
人朝廷之間揖讓知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
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
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
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民之自喜之所
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實故
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
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
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
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迂相愛則雖有強很之心自願其親戚之
樂以不忍自弃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徇於工
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自取顯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後安於田畝而

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炊起之心而墾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巨竊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畋畋良耜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登伊糾其罇斯趙以薊荼萸當此之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程程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間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之

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无迂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有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其受答於其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无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巨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无過力田不惰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无使治事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无良者而歲時休灑郡縣與置礼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万一故教天下目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相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

於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手為干戈旗鼓之事以
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无所不至夫周
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千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
戰攻雖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
至於此者其上之人實使之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
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
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
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勇壯能斬捕甲首者得
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
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
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而无以異於周之所以
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方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
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
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
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得其相與愛

而朋友欲得其相與信臨財欲其惠廉而患難欲其惠義此誠天子之
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
天下爭其所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
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
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尽力於推蘇
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推
耶為推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无以得賞故其人皆舉為推而无事
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推之為得此无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
以求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孝
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
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
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
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而可耻不為者詩云无
言不酬无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
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

宜有報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其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尽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之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以為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求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三

臣聞聖王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无傷其心去其邪僻而无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无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乱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尽心於孝慈之道欲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

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无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月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恤孝子之道者其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喪而又於終身不絕之恩愛慤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死喪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比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宮室屋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而未常以為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无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教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復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

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懼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而從之也其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於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礼九國之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无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獲福之因故无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莽鹵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无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嚴祭祀立戶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望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而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嘗減損其徒日浚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

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无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比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欤

民政四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二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露寤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相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无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雁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内商君為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之專力以耕闕中之田而无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二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无復能用而獨其分兵与民之法遂至于今不發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

以闢天下之地曠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軼閭之患
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
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足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
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用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蕪實及其利人不得
以為食而禽獸之所蕃自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
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其蕃而卒无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
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其寬而卒无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
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巳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人公
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
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
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万車不過
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
西邊北邊之郡耳昔 太祖 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
為遠人險設未可以及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
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

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在
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
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无事於大兵若其有大盜則其
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无備之處
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
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飢饉困躓不能以自存
而或者年少无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
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
於使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
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无為貴智矣

民政五

臣聞三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
缺漏疏剔焚穢其為法亦以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
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
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發而不舉是

以為國者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
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井之民
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
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
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井而有餘
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取
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
安故為之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
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於溝
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
取之以待其弊子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得知粒米狼突而不為斂
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而無傷農貴而官為
發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
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六入而為農出兵臨敵
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盜賊

而征伐不怠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辨其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
要其終衣食之未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一戰則耕以自養而耕
之閑暇則習為擊刺必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
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所共知而不行
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
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眾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立行
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
用度足而財不竭捐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
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
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
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
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
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宜亦思其術矣臣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
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
急之處而日蓄之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天子之道食租衣稅

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絕巨愚以為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不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以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為募之而欲強之以為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為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日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類編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四

民政

進策

民政六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月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優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九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

游惰未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
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
養兵之困而无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
然天下之役猶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变法而
爲兩稅以至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
走之用而不与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无以爲
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
由是国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
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无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
所入而八子亦常垂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
謂極矣愚以爲天子平日无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不得已惟其
干戈旗鼓之政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舡築宮室造城
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重
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
甚困盖嘗使尽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与夫遊閑无職之徒

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无所役属盖周人之法民之无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公可使尽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
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不復補而使游
手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必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
其庸不作一日而闕盖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无所求唯其能
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大半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
游民无勞苦嗟歎之声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
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事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
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无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
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无以供億
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
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幸皆由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
兩稅者凡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七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統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比曰賴

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強族民有奉上之憂而无役屬附屬之困是以民得其上而幸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而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飢寒夫子之柄天子不為而以遺天下之富貴夫天子者豈与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无田者為之耕无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无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无憾故夫今之農者幸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游民販夫販婦工商技術之族此雖无事乎由然日食其力而无以為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恤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雖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幸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有其田者乃始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為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

无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之計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无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寸尺之地安土重迁亦恋而不能去此非宮為之畫一策因其凶荒飢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藉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无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夫丁之有勇使分耕其中而无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无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无田以為農者而又无財以為工禁而勿止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雖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

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
子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貧以周民之急周官之
法使民之貸者与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国服為息今可使郡
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
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取其息而償
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特免其息之所當入以一收其心使民
得自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
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為收公田者其
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
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夫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
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民政八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
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尽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
安其上樂其業無來去迁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

之甌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
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万户之郭其
陰陽向背与其山林川原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已來所
為創置摹畫履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
劉之篇其言自戒迂幽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与其
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源
乃陟南岡乃覩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礪取鍛夫古之君子居
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
史紀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
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棗馬則九一方之所有皆
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
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与其民之所
有往往与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自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
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

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墮之地也而當
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万里農夫逃
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原泉陂澤之迹迤邐猶在
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
往者因其死喪流亡發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
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蕪地
之福今者率千里之地廢之為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与
割地与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駢民為
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於今日百
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
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
夏眾水决溢无以為禦是以民常苦飢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
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
孰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以
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

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无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
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費不發於彼之不先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
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无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
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今每歲發縣
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
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
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其所以備胡
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沿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略而
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内无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
民之為役其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次相承而迭相更代
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
寇虜故其戍邊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
怯不相程志氣不相入上元顧於墳墓而下无爰於妻子平居憂愁无
聊无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无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
錯陸贄之徒盖常以為言矣而况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

其身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
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也豈不惑哉且幸中原
之士而屯之於邊雖无死傷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
寒暴露為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為此等事也
故士卒百方端坐而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為
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
伺二虜之急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比誠今世之計也而臣切恐緩急
之際士卒皆以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
而不復求報其上士无求報之心則不可以与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
其飽食而无所試優游无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
剛銳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
其兵无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在戍
邊戍邊之兵當常以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
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
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无事以此備

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主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
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
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之不入而諸侯大
服臣竊賸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
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
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者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
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
忍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
久矣彼其相視以為无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无疑夫惟釋然而
无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
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
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之往者无求以言勝之而使之來
者亦无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无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
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卒擇其精銳而損其數
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

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无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无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与也而有无厭之心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与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也嗟乎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国取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万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无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持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民政十

臣聞禦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国之兵无由而出而臣以為不然何者歛

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謂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頽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率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此以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往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民政九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无威欲民之无貧則无疾夫无威欲君之无辱則无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盡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伐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

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遂輸金繒納錦綉天子之至辱而文景不以
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及天下之銳而攻之關地
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誇大中國之
氣得志滿意无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无復十金之
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以謂非
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未免
於貧无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
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夷狄之
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
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
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
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賂
矣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能戰而無賂戰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
臣切以謂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
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猶
少異矣

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
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无所怨其勞出兵千
里而士无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无所乘塞之苦兵出則守
者閑暇而无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无端而不可竭此其古今
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
少異矣

類編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五

經解

論語拾遺并引

余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三也大觀丁亥閑居穎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亦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者將以濟其不仁尔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唯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不可者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以為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有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唯能安能行及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迂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唯無心

然後縱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所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譬焉車輪輿既具車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輓軌轅端持輓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夫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輓軌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堅刀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

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其餘則土成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瑳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向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旤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夫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矣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與于矣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此非

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尔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尔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今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子有馬千乘弃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若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也 豈順陽貨者不與

之較示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言得不允夫先之必取孔子亦有不
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
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為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尔
秦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秦伯之德所
以成之者遠矣故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
稱焉子瞻曰秦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德而稱之有讓國之實
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曹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
皆被其斲余以為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
斲始於攝而宋之斲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
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非斷髮文身
子貢曰秦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秦伯斷髮文身示
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尔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
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妙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
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太
妣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
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
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
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尔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伯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
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為魯大夫隣國有
弑君之斲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
子既知之矣知之猶告以為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
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
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
之志也余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先罪其君三桓雖中主然

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之哀公之妾非
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
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犁彌謂齊景公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
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
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
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万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
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况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衍居終曰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
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微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
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
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
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
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弟子入則孝出
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忠信汎愛而親
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
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靈靈足堆也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
在色始學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
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要焉
曰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士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子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遺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之受命者故不可余以為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聞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既無可為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為此二者雖不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孟子解二十四章

三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鄉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嘗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其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為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也

齊宣公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夫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則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之恭讓善閉邪謂之敬吾君能謂

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求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為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分而闕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闕也不知其身之為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其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為而不自知於是進而為勇有退而為怯其進而為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

禁也其退而為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成奪氣則氣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成盈奪志則志無能為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為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為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攻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論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身而力不父而勢與之者有是

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歸之
承盛氣以充其歸而
物莫敢逆然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動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
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
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技棄損
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為
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
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
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
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
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
而心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五心也則吾心置然為之而吾氣勃然
應之矣孟子曰其為氣也配道順義是無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
餒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
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直放而不知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
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
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辨過之知其病而已
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為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為萬
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為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
也彼其為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辟之辭
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
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
服諸子也

子學曰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
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而審操之則雖在左右上
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

日克己復禮天下

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自得之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是也自得之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巳矣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
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
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成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夫人之
方無事也物未有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
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
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
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
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
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

是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孟子嘗知性矣曰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
性矣然猶以故為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
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
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
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耻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
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
無耻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
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孟子
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
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
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
行其所安而盛衰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
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性之不可爭也譬如火能下土

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與物者火也能林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孰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孰者謂之水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于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曰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子聖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以者始調理也玉振也者終調理也始調理者智之事也終調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力諭聖何也

巧之所能有惑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尔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曾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膾肉之不至為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膾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評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亞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

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為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為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為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之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也信孝悌所以為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為命若墻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鼓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丞丞又不格藪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此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

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為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謂不

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纒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之為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揚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口之所知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

心與無穿窬之心皆有之然苟將充

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夫

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

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與

類編類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五

類編增廣類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六

書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
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
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
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
報為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
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
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
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
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世
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
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印用田維莠驕々無思遠
勞心切切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

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如
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
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
也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
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
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以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
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
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九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
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
成无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
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
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
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
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
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

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
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
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岨破壞其國而後
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賦苦思漢而又乘其存飢苟加
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
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
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
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
於發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
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
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
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
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二歲之畜臣
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
內郡之民不可苛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

以求効其區區而一能自己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
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
車馬也事者其所載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
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債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
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端々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
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
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峻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
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
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
害財者去雖不求財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
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
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
民而致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
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
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

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
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漫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
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
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
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
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懣亂懣亂
則無所不至今使眾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
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
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峻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
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
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
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
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脩繫之人
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
其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

也為士者日多然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
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
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
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
世而功則過之無异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
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无實之士將不
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
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
則是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
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
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
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
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
子之為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
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

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遷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
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
說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
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眾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
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
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
移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
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
眾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
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
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
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
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
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
者皆世之所謂弗出矣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眾

人之惑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弃其田里以尽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均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托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

兵於是日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以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家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

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散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身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弃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

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
則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
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
今世之強兵莫如公邊之士人而今世之墮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
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
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
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
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
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
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
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
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
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
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因窮而後遷則
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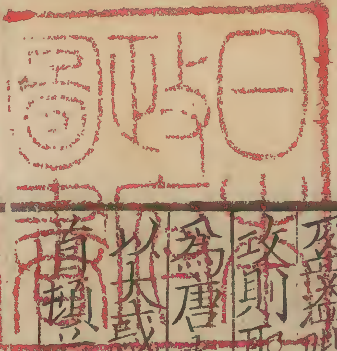
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
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
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
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
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
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
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
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
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
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
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
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
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迂叙之等黜陟之制任
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

其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
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上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
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撫鬱而無所施不賢者
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
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
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
夫自王以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
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
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
切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
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
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
之苟無其讐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
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
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

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患遂
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
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
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於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
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為之法
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一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
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舡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
以石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
濱江之民以其舡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
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
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
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
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其則東南之民
傾而赴之赴之者眾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
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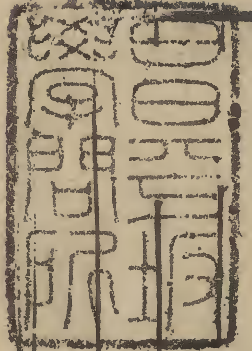
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
血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
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
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
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
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
下之吏京秩以上再迁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
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
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困
之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
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
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
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
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
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

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乎皆欲
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
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公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
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
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
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
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
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
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
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
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
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
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
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
以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類編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六



文化發展

